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三十三年

第 2096 次会议

1978 年 11 月 6 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2096).....	1
通过议程.....	1
纳米比亚局势:	
(a)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第7段提交的报告(S/12903);	
(b) 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 1978 年 10 月 24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90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1964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1965年1月1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 2096 次会议

1978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 下午 3 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莱昂·恩东先生**（加蓬）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的代表：玻利维亚、加拿大、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临时议程(S/Agenda/2096)

1. 通过议程
2. 纳米比亚局势：
 - (a)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第 7 段提交的报告(S/12903)；
 - (b) 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 1978 年 10 月 24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906)

下午 4 时 2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 (a)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第 7 段提交的报告(S/12903)；
- (b) 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 1978 年 10 月 24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906)

1. **主席：**根据第 2092、2094 和 2095 次会议的

决定，我请孟加拉国、贝宁、布隆迪、古巴、埃及、加纳、圭亚那、莫桑比克、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哈克先生**（孟加拉国）、**胡恩加武先生**（贝宁）、**辛巴纳巴耶先生**（布隆迪）、**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博顿先生**（加纳）、**辛克莱先生**（圭亚那）、**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侯赛因先生**（索马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和**科尼小姐**（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2.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理事国，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代表的一封信，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我建议，依照惯例，经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依照宪章有关规定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不享有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布瓦耶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3. **主席：**依照第 2092 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科尼小姐**（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4. **主席：**依照第 2092 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常驻观察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5. **主席：**现在安理会的理事国收到下列文件：载有 11 月 2 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文件 S/12913 和载有 11 月 2 日斯里兰卡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文件 S/12914。

6. **比沙拉先生：**主席先生，科威特代表团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科威特和加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我们的双边关系在过去几年里得到很大的发展。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我们保证与你合作。

7. 我还要感谢离任主席——法国的勒普雷特大 使，他的杰出的才干与著名的法国风格结合在一起，为安理会 10 月份的审议工作取得成功作出了贡献。

8. 纳米比亚的关键问题是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获得真正独立的原则。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联合国作出了种种努力。为了实现这个原则，召开了各种特别会议和大会，国际集会和秘密会议，并进行了双边和多边接触。首先，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开展的斗争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安理会五个西方理事国的倡议也是试图以和平方式实现纳米比亚的自决与独立。迄今为止参加本次辩论的发言者捍卫了这项原则。我们在这里开会是为了审查实现这一原则的方法。国际社会同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出现对立，原因在于南非拒不同意对纳米比亚实行这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庄严载明的这项基本原则如此神圣，它使我们无法容忍南非蔑视大会和安理会这些权力机构所表达的世界意志的行为。

9. 纳米比亚人民享有自决和真正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采取什么途径和具体做法由南非手中夺取这项无可争议的权利却存在意见分歧。自身利益和其他的考虑是阻止安理会就将来的行动方针取得一致意见的主要因素。看来，我们热爱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事业，但在对付南非蔑视这项神圣原则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不能团结一致。安理会的问题是，除非大多数理事国，其中包括常任理事国就总的行动方针取得一致意见，它不能果断地行动。在现阶段，重要的是如何迫使南非接受根据安理会五个西方理事国提案通过的第 435 (1978) 号决议。

10. 科威特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 9 月 29 日第 435 (1978) 号决议通过后，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时说：

“我们知道批准秘书长的报告并不足以使他能够执行刚刚通过的行动计划。在纳米比亚非法

存在的南非，有实际权力阻止过渡时期援助团（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进入该领土；即使允许过渡时期援助团进入，南非也有权阻止它为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行动自由。因此，行动计划要取得成功，重要的是迫使南非在目前的工作中合作。”

〔第 2087 次会议，第 122 段〕

发生的情况恰恰是这样。南非嘲笑行动计划，明目张胆地蔑视安理会。可能有人争辩说，西方国家的努力是试图使南非抛弃它的顽固不化的不妥协态度。

11. 几乎所有发言的人，其中包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要求援引宪章第七章，作为反对南非公然蔑视安全理事会的惩罚措施。科威特政府支持这项方针。令人担心的是，朝令夕改无所顾忌的南非可能分治纳米比亚，因为它相信定于 12 月举行的伪选举定会提出分治该领土的要求。我们表示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安理会五个西方理事国执行任务取得的成果微不足道，与五国外长的努力及威望很不相称。危险在于南非深信，在出现由联合国监督进行的选举问题之前，由它任命的人将能够在纳米比亚实际掌权。南非总理的发言证实了这样的担心，10 月 30 日的《卫报》援引他的发言说：南非发起的选举是“选举领导人的内部过程”，并说“下一步将考虑使新政权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根据这样的发言，人们不得不赞同非洲集团的怀疑，即五国实际上默许了南非在纳米比亚为所欲为的决心。

12. 前面发言的人谈到，由于安理会不能果断地对南非采取行动，助长了该国政府对联合国的无法容忍的蔑视，这些发言大多是真实的。我们认为安理会再没有时间等待南非表示少许善良的愿望。南非已用完了所有“暂停”权利。这场不愉快的比赛早该收场了。毫无疑问，纳米比亚已遭受挫折，而由于第 435 (1978) 号决议的通过所产生的希望也已经破灭了。在这种怀疑、担心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安理会必须有所作为。经常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办？一个答案就是必须加强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外国占领的斗争。这不用等待安理会的批准，因为反抗外国统治是纳米比亚人民固有的权利。因此，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双边援助对于加强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13. 第二个答案是，安理会必须在采取措施方面

发挥作用，以维护其权威。我们知道南非的政策不是象其发言人所断言的那样，帮助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而是暗中破坏纳米比亚人民实行这项原则的权利，发动一批愿照南非计划行事的顺民分治纳米比亚，至少是默许该领土班图斯坦化。人们可能要问：安理会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人们公认，如果常任理事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样的措施几乎没有，而如果绝大多数理事国同意，则有许多措施。所以，在目前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忽视这个事实。本次辩论中大量谈到的三国否决的阴影依然存在。安理会理事国之间在看法和战略方面意见分歧，在最后目标上不一定有分歧。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独立的纳米比亚使南非恐慌，可能也使其他国家恐慌，但除南非以外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实现独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否喜欢这个事实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大家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

14. 我国代表团深信，通过公正、自由和无拘束的选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在选举产生的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问题是，为在纳米比亚实行公正的选举，安理会能做些什么呢？应该遏制、正视和反对由南非发起的将于12月份举行的选举闹剧。国际上的反对就曾最有力地揭露了罗得西亚的史密斯提出的内部解决办法的实质。如果我们允许这次辩论依然没有结果，那将是不负责任到了顶点。我们必须牢记，有时把愿望与实际可能调和起来是可取的。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与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仍有不可逾越的差距，尽管我们大家确实都热切地希望纳米比亚取得独立。

15. 我国代表团以应有的严肃认真精神看待这次辩论。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没有结果的辩论，或者辩论的结果使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独立的日期变得更加遥远。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国际社会已取得一些显著的成就。在此关键时刻持相反意见将是不可宽恕的。

16. 非洲集团，特别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磋商、谈判和交换看法的过程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持续不断地表现现实主义精神，可能破坏信誉。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以免丧失信誉。关键问题是怎样将现实主义与维护可贵的信誉结合起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要求谴责、拒绝和反对12月的

内部选举，这一要求是合理的，符合我国的政策。这个要求并不过分，相信没有一个代表团会反对这个要求。另一个要求，即南非应该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并不违背我们已经接受的东西。那项决议是于9月29日在众多杰出的外交部长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

17. 在我们接触的过程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纳米比亚局势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大会曾多次决定，纳米比亚局势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援引宪章第七章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不同意这样做，而正是这种不同意见集中反映了大会多数会员国的呼声与安理会无情做法之间的分歧。

18. 还有一项要求，即安理会应要求南非放弃订于12月份在纳米比亚举行的伪选举。这方面的问题不是由安理会造成的，而是由于西方理事国试图迁就南非而同意举行这样的选举造成的。在西方五国大使10月21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2902〕的附件一的第5段中，这些国家说，“同选举过程有关的任何单方面的措施都将被认为是无效的”。

19. 表面看来，这个保证是正直的，有希望的，但是并没有保证在这次选举之后如果南非不同意在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将用政治、经济和其他手段来对付这样的内部解决办法。该段表明了对内部选举的一种心情，但没有答应在选举后采取任何行动。它在许多方面使人联想起本世纪初叶那种模棱两可的外交所产生的措词含糊不清的文件。

20. 同一文件第4段也令我国代表团困惑不解，该段说南非

“在那以后将竭尽全力劝说他们认真考虑通过特别代表和行政长官的斡旋得到国际承认的方法”。

这段话证实了国际社会的担心，即南非并未承诺在纳米比亚举行公正的选举。它答应劝说他们的被保护人，但不是强迫他们。换句话说，否决权仍然掌握在当选的南非政治仆从手中。如果这些仆从不接受劝说又将怎样呢？五个西方国家对这种可能性没有作出答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协议的制订者会同意见强

制执行惩罚措施吗？如果南非宣称它已尽力劝说而完全无用，情况又会怎样呢？

21. 目前的局势极为严重，安理会的看法应该反映出这种严重性。安理会不能阻止内部选举是令人震惊的。对我们来说，了解到某些理事国默许举行这些选举也是令人痛心的，虽然它们对选举结果不承担责任。但危险在于这样的结果将使南非积蓄足够的力量将既成事实强加于人。现实的做法应该是向南非发出严重警告，表达安理会的决心，一旦南非在规定的期限内不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就集体援引宪章第七章。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没有犹豫不决的时间。现在是作出决定的时刻了。我们必须使南非认识到，如果它不改弦更张，制裁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南非认识到它别无选择，象美国俚语说的那样，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它得重新考虑它的政策。

22. 安理会陷入语言混战的僵局将对纳米比亚人的事业造成莫大的损害。我国代表团愿意支持任何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期限的决议草案，如果南非不遵守提出的时限，就对它实行制裁。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纳米比亚人民，他们有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政治、领土和其他各方面的独立。我国代表团将努力谋求实施这项原则，直到得到实施为止。

23.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本月份由你，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主持安理会的会议，处理对于你的大陆、而且不仅对于你的大陆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愿表达它的满意的心情。同时，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指出，自从你的国家在1960年获得独立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加蓬共和国之间一直是友好的。自1976年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外交代表以来，两国间关系一直沿着互利和积极的方向发展。

24. 我也要感谢法国代表勒普雷特大 使，他干练和富有经验地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的会议。

25. 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多年来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一再迫使我们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南非决不会自愿地同意按照联合国要求它立即停止非法占领这块富饶而历经苦难的领土的多项决定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现在南非当局改变了策略，但是他

们的最终目标显然没有变，即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永久保持对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

26. 为实现这个目标，南非当局的代表最近甚至宣称他们愿意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作出符合国际社会正义要求的有利的反应，但事实是，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采取的具体政治管理措施，仅仅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从未认真考虑进行真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谈判。我们大家都知道，甚至最近各种外交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南非还在该领土不断加强它的军事力量，扩大其军事基地网，建立各种军事和准军事组织，训练雇佣兵部队。种族主义者一直在加紧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得到普遍承认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并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发动血腥的侵略。种族主义者犯下的这种种非法罪行不胜枚举，其唯一目的在于奠定基础，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凭借建立傀儡政权，将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使纳米比亚处于新殖民主义的控制之下。

27. 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这个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决定在今年12月在纳米比亚举行单方面的选举，以及他们对待秘书长报告[S/12827]中的基本规定的总的态度就再次表明了他们的目标。西方五国与南非最近进行会谈的结果已在文件S/12900中向安理会提出，执行这项会谈结果将会出现的局势，即便从形式上来看也不可能说政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过程将在联合国的监察和监督下进行。西方五国已经接受并由文件S/12902提出的南非当局的要求，即使从形式上看归结起来也是实际上要在南非的全面控制下开始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进程，却只要联合国起被动的旁观者的作用。因此，鉴于这样的局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10月23日的电报〔见S/12913〕反对比勒陀利亚会谈的结果，认为无法接受，并要求安理会依照宪章第七章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奇。

28. 捷克斯洛伐克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立场和要求；该组织的要求也得到非洲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目前，不具备建议由联合国特别代表去纳米比亚的必要条件。

29. 目前，只是谴责南非的行动，或仅仅发表声

明宣布南非关于选举过程的单方面措施将被视为没有法律效力，这样做是不够的。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直接责任，在该领土获得真正的自决和民族独立之前，它有责任竭尽全力阻止南非政权执行奸诈计划。

30. 本组织的许多决定，如纳米比亚宣言和大会1978年5月3日在其第九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支持纳米比亚自决和民族独立的行动纲领〔第S-9/2号决议〕，都已指明了确保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道路。在现阶段讨论这个项目，我们认为必须集中注意这一事实，即大会已表明它反对“作为纳米比亚非法占领者的南非，在纳米比亚拥有任何合法权益，应迫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任何协商和国际接受的解决办法中对此种权益作出让步的主张。”〔同上，第18段〕

31. 依照联合国的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贯赞成，并将继续赞成纳米比亚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立即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我们赞成南非部队和行政当局立即全部撤出，将权力移交给已由联合国确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和真正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32. 纳米比亚摆脱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占领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前，只要南非当局继续维持和加强他们在纳米比亚的统治，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就不仅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决定，而且必须更加努力，提出有效措施以迫使种族主义者服从国际社会的意志。我们认为南非种族主义者关于纳米比亚的政策，正如联合国的决议多次强调的，构成了对非洲大陆南部以及外部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33. 综上所述，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并切实执行以迫使南非最终服从联合国的意志及其各机构通过的决议。

34. **罗兰·埃纳亚先生**(玻利维亚): 先生，我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祝你圆满完成你肩负的艰巨任务，并向你保证我们将坚定地与你合作。加蓬和玻利维亚的民族目标一致在于它们的国情相似。就个人关系而言，我国代表团对你极其尊敬。

35. 我要再说一遍，玻利维亚坚决同全世界所有的附属国人民站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它奉行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原则，还因为它本身曾遭受领土和

经济的种种掠夺暴行。作为被掠夺的拉丁美洲的本土人民，我们玻利维亚人遭受了殖民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最残酷的劫掠。

36. 我还要向伟大国家法国的代表——勒普雷特大使进行的杰出和明智的工作表示感谢，玻利维亚对法国怀有崇高的敬意。

37. 继多次提到的许多项决议之后我们原以为第435(1978)号决议终于设法使纳米比亚这个长期未决的问题能按照正确方针去解决；我们也信任西方五国的努力并欢迎这些努力。然而此时此刻却出现了许多困难，比勒陀利亚政权嘲弄了我们。

38. 对于已经说过的一切无须再作补充。这个问题曾经彻底讨论过，但问题的解决依然遥遥无期。第435(1978)号决议第2段规定的历史目标如下：

“取消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并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39. 为了不再重复已经说过和听过的一切，也许为了结束发言时不致使安理会感到困惑，我国代表团仅想提到两件特别关心的事。第一件事是我们对自己通过的决议应承担的责任。否认自己是最糟糕的一种否认。我们必须与自己说过的话一致。第二件事是关于安理会的权威在许多方面受到侵犯。

40. 我们诚挚地欢迎为实现世界不同地区的和平而作出积极贡献的各种努力，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和平在客观上必须得到区域和平的保证。因此，玻利维亚坚决地拥护和平区域宣言，在区域播下的局部和平的种子，结出的丰硕成果将是世界和平，目标是我们人类的最终人性化。在现阶段，由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个目标变得很令人怀疑了。我国代表团欢迎旨在实现和平的种种倡议，支持促进和平的种种努力。但是它现在表示忧虑，因为这些努力的目的不仅在于推动，而是在于阻挠安理会履行其宪章规定的重要义务。

41. 关于这两件特别令人关心的事情，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依照我们不可推卸的权力和所承担的重要义务采取行动，重新恢复联合国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的丧失只能以严重挫伤联合国为代价。玻利

维亚支持树立联合国的权威，玻利维亚一贯并将继续坚定地捍卫它的权威。

42.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决议。我们必须发出最后一次强烈的呼吁要求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并在超过规定的期限后开始实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制裁。

43. 关于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办法所采取的实际行动，玻利维亚代表团认为联合国的一名代表继续留在纳米比亚是不妥当的，因为这可能被理解为赞同南非举行单方面的非法选举，而这是违反安理会的决定的。我国代表团重申，由于我们自己已作出决定，以及为了维护联合国通过安理会表达的权威，它同意制裁，并投票赞成采取制裁措施。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实行制裁，而是维护和平。在坚持拒绝的非常情况下，象现在我们面对的南非这种情况，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制裁。

44. 回过头来谈到目标，我认为适当的做法不是派出秘书长代表而是秘书长本人亲自去纳米比亚，严正警告南非非法政权，它有义务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此作为最后一次真正以民主的办法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尝试，因为我们已长期极其苦恼地卷入这个问题。一旦尝试了这个最后措施，如仍然遭到明确的拒绝，就应该实行制裁。那时，就再也不能说安理会没有充分考虑和慎重地竭尽全力去解决问题，而是以坚定的权威去实现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

45. 这类的主动行动将有助于实现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就这一主动行动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非洲集团各国间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准备将它纳入一项决议草案。玻利维亚再次表示它与非洲集团团结一致。

46.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同前面的发言人一道祝贺你担任安理会11月份的主席。在安理会继续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时由一名非洲人担任主席是恰当的。

47. 我还要向法国的雅克·勒普雷特先生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他在开始进行本次辩论的10月份模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48. 请允许我以纳米比亚的最近的一些事态发

展来集中说明该领土最近发生的事件。截至1977年初，三个主要因素或三方卷入整个过程：第一方面是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第二方面是代表纳米比亚人民愿望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第三方面是侵占该领土的南非。

49. 1977年，安理会的五个西方理事国插手其间。我们以为它们会利用与南非的特别关系促进第385(1976)号决议的执行，因为这个决议是它们一致通过的。即便在那个阶段，某些西方代表团玩弄的文字游戏，也使我个人感到不安，我领导的委员会——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也有同感。它们在第385(1976)号决议中宁可使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象用“监督性监察”来代替“监督和监察”。我顺便说一句，在上述五个代表团中某些代表团的大量词令中现在甚至逐渐不再提到监察这个方面了。我希望这是由于疏忽。

50. 我们与西方五国合作，并支持它们，以便产生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我们赞赏地注意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接受劝说，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全面合作。第385(1976)号决议实际上已经修改，成为西方五国建议的总纲。这些建议成了第431(1978)号决议的基础，而第435(1978)号决议是为了执行前一决议。这些情况使我们认为——我希望我们不是高兴的太早——我们终于要使纳米比亚非殖民化了，那里不幸的人民和种族主义者侵占的领土终于要摆脱苦难和镇压了。

51. 在这个过程中，南非不时威胁要取消谈判。种族主义者假装“接受”，他们声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要求直接向它移交权力。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正确地反映事实。在谈判期间，他们深入邻近独立国家的领土所犯下的种族灭绝和进攻性入侵行为，均已记载入文件。他们谎称这些入侵行为是“紧追”进入游击队营地和根据地的。就在这座大楼里，我们有影片和照片展示的各种资料，几乎毫无例外地表明他们实际上屠杀了难民营中成百上千名妇孺。这一切显然是企图使纳米比亚脱离获得真正独立的原定进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巍然不动，坚信它有责任和义务实现人民的愿望和长期幸福。

52.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西方的建议不符合第385

(1976)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过渡期间南非留驻纳米比亚部队的数量问题上作了让步。这超出了决议的范围，决议要求撤出所有的南非部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同意南非准军事警察部队驻在纳米比亚，但是他们要接受联合国的监测。南非人和西方五国最近的发言不太明确，因此在这点上没有讲清楚。更糟糕的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还同意停火——我总是把同意停火描述为投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参加自由和公正的选举，选举也将包括所有曾反对过他们的人。它诚心诚意地同意第432(1978)号决议，而最重要的是它证明：假如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和真正代表——不仅因为安理会和大会这样说，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必将获胜。另一方面，南非迄今采取的种种行动是阻止举行这样的选举，并竭尽全力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排除在选举之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在选举中失败。

53. 人们不禁要问：南非在整个进程中作了哪些让步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以说根本没作出让步。也许唯一的让步是他们屈尊坐下来进行关于西方五国建议的谈判，他们特别赶在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九届特别会议召开前夕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同意进行谈判就会使特别会议无工作可做，并认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会反对五国的建议；而事实上，如我们大家所忆及的，当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正在纽约继续与西方五国进行对话。

54. 南非人进入卡辛加造成流血惨案，我们已从影片中看到了，也是在这座大楼里看到的。他们希望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拒绝召开另一次会议，从而给人们留下南非占上风的印象。

55. 此后，安理会包括五国在内接受了秘书长关于促进选举的报告，我们以为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但是南非心怀叵测，想各种办法阻挠秘书长执行五国的建议。当五个西方理事国宣布，根据秘书长文职和军事专家组估计拟订的报告符合五国建议的文字和精神时，我们的极度惊恐感逐渐消失了。这对南非人的阴谋不产生影响，但是我们还是高兴地获悉，尽管南非顽抗，五国外长已启程去比勒陀利亚，以促使南非接受第435(1978)号决议中反映的国际社会的决

定。显然；这正是我们认为他们去南非要做的事情。期望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实际结果与我们的合理期望相去甚远。我们当中没有人——我敢说甚至包括五国中的主要使者——能想象得出，以五国外交部长之尊去比勒陀利亚，除确使南非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外会为任何其他的原因。如果我接着说下去并描述他们是怎样在南非度过三天的，那未免太挖苦了——在博塔同他们会谈之前，他们一直在走廊里等待，等博塔与他的纳米比亚代理人的磋商结束之后才能谈。西方国家经常宣布它们有责任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又有西方大国力量所产生的固有影响，它们对于上述待遇竟泰然处之。此外，这对它们的荣誉和威望大有损害，特别是在挽救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局势方面的威望，何况它们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

56. 但是，如前所述，比勒陀利亚会议的结果是令人困惑不解和无条理的。其主要意向和实质是违背第435(1978)号决议的，原因如下。

57. 首先，南非人认为可以对联合国计划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们坚持在过渡时期由他们自己的警察部队在维持法律和秩序方面起主要作用。人们对于使用的措词形式困惑不解：只字不谈监督和监察，而对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在这方面的作用的表述却产生了矛盾，有待澄清。显然，南非在纳米比亚的警察部队将继续恫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过去他们主要就是干这些勾当，在选举运动期间，他们将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者变本加厉地这样做。

58. 对南非保安部队监测和监察的作用应该是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的主要职责；在某些问题上，西方五国无疑将友好地向我们解释，在它们的联合声明中谈到南非警察在民事控制方面的首要作用，使用这类措词是什么意思。

59. 其次，在联合声明中，西方五国看来——我说的是“看来”——背弃了原来的承诺，即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的原定人数为7,500人。考虑到纳米比亚的幅员，少于7,500人的一支部队是不现实的。执行后勤任务的2,600人已经计算在内，这样就进一步减少了执行重要任务的实际人数，如监视南非驻军这一十分重要的任务——南非驻军只是假定局限于纳米比亚北部的两个地点。

60. 我国代表团在此再次希望我们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使我们对前些时候包括西方五国在内的安理会接受秘书长的报告以及菲利浦将军的正确判断表示怀疑，他们都认为这是这支部队的最低数额。允许南非在过渡期间保留在纳米比亚保留任何部队，这也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及所有支持该组织的人感到沮丧。除非安理会打算帮助南非策划破坏我们的一个目标，即创造条件以利于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否则我们就应该拒绝南非对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规模的反对意见，并应明确地通知南非。

61. 最后，也是最令人不安的是，比勒陀利亚重申它打算在12月举行内部选举，但不保证明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选举。尽管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如前面发言的人强调指出的那样，南非仅同意努力“说服”12月“选举”中当选的它的代理人寻求得到国际承认。这确实符合该国的传统。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领导人将会同意在四个月以后为举行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的选举而自行解体，因为他们知道在这样的选举中他们注定要失败。

62. 按照西方五国在10月19日联合声明(S/12900, 附件二)中的措词，它们现在不能再坚持说第435(1978)号决议是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独立的工具，因为在上述声明的第4段已允许南非重申它打算在纳米比亚举行内部选举。西方五国试图用第5段来抵消第4段是不必要和多余的，因为第435(1978)号决议已经确定，在联合国计划外的任何选举进程均属无效。这样一来西方五国就允许造成一种印象，即内部选举在将来某个时刻可以获得合法性，特别是由于第4段已写入联合声明。我们再次希望是我们错了，但是第4段明确表明正是这一点。

63. 说了这些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即对南非采取新方针的结果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即使新方针本身值得赞许。显然，内部选举是违反联合国一切有关的决议的，包括最近的第435(1978)号决议。如果举行这样的选举，将是对自由和公正选举的歪曲。这种选举只能为部落和种族路线服务，并努力加强这些路线。南非没有诚意，我们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完全符合南非在国内的一贯作法的，特别是最近几个星期的做法。主席先生，我希望

你允许我详述这一点，尽管并不直接有关，但是它可以说明我上面描述的那种心理创伤以及南非精神上的问题。

64. 种族隔离政权的意图及其总规划是十分明显的。它已清楚地表明，力图使整个南部非洲在它的统治下班图斯坦化。几个星期前，该政权在南非文达兰班图斯坦举行了选举，在选举中它的傀儡全部落选。此后，该政权拘留了新当选的成员，并把一些愿接受文达兰的假独立的傀儡酋长塞进了所谓的立法议会。有鉴于此，纳米比亚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65. 几个月前在索维托策划了所谓的选举。象在特兰斯凯已经做过的那样，该政权在选举前拘留了索维托人民的所有真正的领导人，而利用当地的酋长。尽管他们用尽了种种恫吓手段，仅有6%的选民去了投票站。于是该政权把人民反对的候选人宣布为索维托的领导人。

66. 该政权计划在纳米比亚演出同样的闹剧；我对此毫不怀疑。将于十二月份举行的所谓选举已遭到在纳米比亚有发言权的所有民众组织和所有教会的反对。但是，南非政权在继续执行它的计划，以便把声名狼藉的特恩哈尔民主联盟强加于人民，充当该领土的所谓领袖。

67. 对于该种族主义政权玩弄的花招，我们毫不感到惊奇。它的做法是掀起对共产主义的恐慌，宣传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这类神话——因该组织除其他国家外也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以此作为手段希望获得西方国家的默许。

68. 读了种族主义总理P. W.博塔在与西方五国外长举行的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安理会已作为文件认可了这个发言。这篇可耻地歪曲事实的发言载于文件S/12900。读读这份文件是十分有趣的，我相信西方五国若是读了它，甚至也会同意南非领导人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尚未得到西方大国对于提交安理会的这些问题的任何反应。我们也很想知道它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我们说来，我们明确地谴责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支持该组织的那些非洲国家的诽谤中伤。问题不是别的，而是按照联合国的决议使纳米比亚从种族主义者的侵占下解放出来。

69. 因此,在现阶段,理所当然应对纳米比亚采取某些步骤。假如我有责任决定这些步骤,我会立即说,我们应该对南非全部实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迫使它服从国际社会以及整个南部非洲的普遍愿望。我们的团体是民主的,我相信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内确实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确信我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我国政府和非洲的立场。

70. 首先,我们必须谴责内部选举,并在一项十分明确的决议中要求南非取消选举。第二,除非根据宪章第七章,在威胁和平方面,采取任何其他行动之前,南非必须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接受第435(1978)号决议。第三,应该确定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到达的日期。南非在这个问题上已拖延了一个多月,现仍看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我们都知道,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的9月29日是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在纳米比亚开始活动的日子。第四,应该确定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举行选举的日期。这也早该决定了。

71. 我们应能考虑这个行动的最后期限,到了期限南非应该全面答复上述所有的问题;在有关的决议通过后,这段期限不应超过两个星期。

72. 如我所说,这仅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建议。即使我提出了建议并深信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对此仍很担心。

73. 许多代表团建议秘书长在那段期限内采取必要的措施。可以考虑这种可能性,只要这以后安理会不把问题推给秘书长,因为安理会遭受挫折时往往这样做。倘若南非不遵守上述的建议,安理会就应该自动召集会议,考虑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适当的步骤,并要求秘书长在两星期的期限内提出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

74. 南非的行动,不管是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蔑视联合国,还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其在罗得西亚和其他地方的代理人对南部非洲邻国的侵略行动,以及其国内政策,长期以来都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西方大国一贯回避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的问题,我认为国际社会再也不能迁就它们了。我不认为,在纳米比亚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南非进一步提供任何机会或时间,使它继续蔑视全世界。我们

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找不到不同我们合作的任何借口。

75. 产生希望的原因是我们看到在纳米比亚出现了明显的趋势。现在,安理会已十分了解南非想把罗得西亚那种内部解决办法合法化的含义。安理会已反对这样做。它不应该使自己受到蒙骗,以致在将来某一天处于别无选择、只有请求召开各方会议或采取其它权宜措施的境地,类似我们在罗得西亚看到的那种办法。现阶段显然应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并在监督和监察下的选举。我们不应也不能后退。

76. 至于尼日利亚,它将继续明确地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并向它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使它能够加强反对纳米比亚非法统治的武装斗争。如果和平选择失败了,我们将更有力地推行这最后一种选择。

77.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人是圭亚那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78.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应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表达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给予它参加本次审议的机会。我国代表团还要为你担任这一高级职务表示祝贺,并表示坚定的希望,由你担任主席安理会将采取有助于加速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独立和自由的措施。

79. 特别在过去的19个月里,我们目睹进行了有关南部非洲、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的一系列频繁的外交和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和观念。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步步退却,但为阻止非殖民化进程和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拟订和执行的策略,在南部非洲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明显。然而,仍屹立于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堡垒不能逃脱历史的进程,因为他们与全世界的进步力量为敌,日益陷于孤立,它们不得不对动摇其基础的震撼作出反应。

80. 尽管我们确实在此召集了会议,审议安理会可以最有效地履行其对纳米比亚严重局势所承担义务的方法,但是,我们切不可错误地认为纳米比亚以及该国际领土的前途可以孤立地进行讨论和分析。因为继续影响着南部非洲的格局和事态发展进程的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本身就要要求必须从目前这一多事地区的

地缘政治局势这一更广阔的范围看待纳米比亚。在几个讲坛上有人曾经指出，目前南部非洲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南非本身，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个意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玩弄的花招和坚持不妥协的顽固态度，索尔兹伯里反叛的史密斯已经充分表演过了。国际社会在审议同纳米比亚有关的目前事态时，需要认识到史密斯渴望说服国际社会某些有影响的方面，使其相信他提出的内部解决办法值得支持，不管支持可能来自何方。博塔政权最近的言论十分清楚地表明，该种族主义者已下定决心使他的政权继续坚持他的前任制定的路线，妄图保持南非在纳米比亚领土上的非法压制。

81. 大会在1967年召开特别会议时，我们同意联合国可以最好地履行其对纳米比亚的责任的方式和机制，以加快该领土人民获得真正独立的进程。今天，在作出该历史性决定的11年之后，联合国的责任和当务之急依然如故，这必须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主要方面，即确保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早日获得独立。在完成这项严肃的任务时，我们决不可动摇。然则联合国成功地履行该项职责是以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为基础的，即南非政权方面愿意遵守大会的规定，并予以合作将该领土的管理权移交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因该理事会是该领土获得真正独立以前的合法管理当局。

82. 在过去的19个月里，在联合国内外均采取了主动行动，以加快纳米比亚人民得到真正独立的进程。今天，我们开会审议某些主动行动的结果。南非的反应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也是大家都了解的。反应的特点不是别的，而是蔑视和不妥协让步。实际上也很少人曾经相信南非方面会真正愿意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与联合国合作。

83. 现在，安理会有机会也有庄严的义务来决定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即当整个国际社会和安理会本身认为所有其他的措施都已采用而无效时，它将充分利用起草宪章时所制订的那些措施。确有必要通知这个决定，因为我们不仅认识到南非在继续蔑视本组织，而且因为已认识到该非法政权在纳米比亚所从事的那些恶毒活动，安理会已经承认那些活动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84. 最近，南非政权对第435(1978)号决议的反应表明，它将不遵守该项决议的规定，而且打算继续执行——可以说是蛮横地执行——其计划，在今年12月即下个月举行非法的所谓选举。非法的南非政权已将这个决心以我们十分明白的措词通知安理会。

85. 事实上正是南非政权的这种一贯蔑视态度使大会、纳米比亚理事会、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要求安理会对南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包括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制裁，以迫使南非改邪归正，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规定。

86. 我国代表团在重申该要求时认为，安理会现在已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有实行这样的制裁。现在处于决定性的阶段，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决不容许南非政权有机会赢得时间，玩弄骗人的把戏，拟订混淆国际社会视听的策略，与此同时却积极推行它自己的罪恶计划。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的前途、实即命运不应成为政治私利祭坛上的牺牲品。不得以需要与南非政权继续进行所谓详尽无遗的磋商作为策略，延缓安理会采取适当和及时的行动。第435(1978)号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截止点。我们都同意南非早已超过了时限。现在安理会不能使自己再次成为南非政权玩弄手段和反复无常的牺牲品，使自己的信誉进一步受到损害了，因为该政权破坏联合国这个最重要的组织的权威的事情已经干的太多了。

87. 还有最后一点重要意见。在整个谈判期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始终坚定地表明，它愿意谈判并做出让步。该组织果敢地同意作出让步是不容置疑的。实际上，人们怀疑是否打算向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施加压力、而不是向外国占领者施加压力来完成非殖民化进程。这是另一点重要意见，必须将安理会要作出的决定告诉我们。

88. 在谈判过程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愿意作出让步并表现出诚意，除其他事情外，这表明解放运动信赖本组织的权威，以及它在国际和平和安全明显受到危害的情况下采取适当行动的能力。如果安理会再次使纳米比亚人民失望，丧失对它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信任，那么，我们无异于是在助长非法占领和形成制度的种族主义在一块领土上永久存在；而联合国本身

业已承担了该领土的管理责任，直到它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89.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90. **布瓦耶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由你担任安理会11月份的主席，我要首先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也是一个兄弟般友好国家的代表，你的国家同我国一样，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仍处于殖民枷锁、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权奴役下的人民的进步。我希望，由你担任主席，安理会的工作将富有成果并获得成功。

91. 我国代表团也要祝贺勒普雷特大使，他胜任地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的工作；并向他个人的崇高品德致谢，这种品德来源于法国古老的外交传统。

92. 今年全年，整个南部非洲局势的特点是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其中侵略行为与平静时期相互交替，该地区的各种族主义政权则利用平静时期来巩固它们的联盟，并玩弄各种各样的花招推迟各国人民的解放。

93. 纳米比亚的情况，是联合国在审议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指出的许多变化中的一个悲惨事例。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指出，南非玩弄的浪费时间的策略，一如以犹豫不决为特点的国际社会的行动，过分延长了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他们是全世界最倒退的政权之一日常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我国代表团要再次指出，自本组织于1966年10月27日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以来，它就对纳米比亚人民承担了全面的责任和义务。根据该决议它应使纳米比亚实现符合正义和进步理想的独立。

94.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目前进行的辩论应加强和确定联合国的主要责任，并把它视为集中力量的表示，通过执行国际可以接受的计划，依照作为整体的第385（1976）号决议和随后通过的第431（1978）、432（1978）和435（1978）号决议，实现该领土的非殖民化。

95. 我们敢于坚定地希望，在南非蔑视非洲大陆、联合国和五个西方国家本身，刚刚采取了极其严

重的主动行动，无疑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时候，安理会不会不勇敢地面对它的职责。

96. 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非法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之所以继续犯下种种压迫和侵略罪行，是因为这个政权令人遗憾地仍得到某些西方国家乐于提供的未公开的帮助，虽然不是公开支持。这样一来就推迟了国际社会对南非种族主义者采取具体行动。

97. 我国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对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嚣张气焰作出强烈的反应，如施加——不仅仅是考虑施加——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在这方面，非洲集团有机会草拟一项决议草案，表示整个非洲大陆由于南非对独立的和仍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的威胁引起的种种忧虑。

98. 迄今为止，除南非外，有关各方都已明确表示，它们愿设法执行和平解决方案。南非是非法占领者，它力求延长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统治，对该领土自然资源的掠夺。

99. 我国代表团要指出，符合第431（1978）号决议的解决方案所规定的纳米比亚选举的组织安排工作，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监察下进行。这就意味着由联合国拟订选举名册，并保证在选举本身进行之前整个竞选运动期间的安全和秩序。我国代表团要在这里强调指出，阿尔及利亚政府此时此地断然拒绝比勒陀利亚决定的假选举的结果，拒绝承认任何傀儡集团的合法性，他们是控制选举的产物，是人民的叛徒，是受非法的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操纵控制的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该政权并非促进或准备建立该领土的民主传统，而是相反，它关心的是保持和加强在纳米比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首先是使种族隔离政策——这种于1910年正式确立的奴隶制度永远存在下去。在这方面，我要回顾一下弗朗兹·范农在《苦难深重的大地》一书中对这种可耻现象的描述：

“那是一个被分隔成若干部分的世界，一个静止的彼此隔绝的世界，一个树着各种塑像的世界：征服这块土地的将军的塑像，建造桥梁的工程师的塑像；一个确信自己的威力的世界，沉重的石块压弯鞭痕累累的脊背的世界——这就是殖

民世界。本地人在划定的区域中生存；种族隔离只不过是殖民世界分隔成若干部分的一种形式。”^①

我想请尼日利亚代表拉斯利·哈里曼先生接受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和整个非洲集团的谢意，感谢他成功地组

^①纽约，格罗夫出版公司，1966年，第41页。

织了歌颂已故弗朗兹·范农的纪念日，颂扬他对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作出的贡献。

100. 最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要重申它与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团结一致，休戚与共，并向该组织保证，它将提供全面的支持，直至统一的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的独立。

下午6时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لم م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